



喬 峯 著

略講關於魯迅的事情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



2 039 9175 1

略講關於魯迅的事情

喬 峯 著

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一九五四年·北京

書號 269

字數 34000

審講關於魯迅的事情

著 者 施 家

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)

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

京 00001~30000

定價 2,000元

一九五四年八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四年八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目次

魯迅先生小的時候·····	一
魯迅放學回來時做些什麼·····	二
略講關於魯迅的事情·····	六
魯迅的幼年時代·····	一〇
魯迅任紹興師範學校校長的一年·····	一四
阿Q時候的風俗人物一斑·····	二三
魯迅先生和自然科學·····	三〇
魯迅先生和植物學·····	三三
魯迅爲青年服務一斑·····	四〇
關於魯迅的斷片回憶·····	四三
關於魯迅的愛國反帝思想·····	五二
編後記·····	五四

魯迅先生小的時候

『救亡日報』叫我寫一篇關於魯迅先生小時候的事情，我答應了，但仔細想想，我記得的不多。原來我們兄弟中魯迅先生最大，我是第三，如果將未滿一歲去世的阿姊計算在內，應該是第四。年紀既相差得較多，知道的事情就少，能够記得的也少了。

但是他糊紙盞甲的事情是記得的，這時期大概正在壽鏡吾先生的書房裏讀書。紙盞甲用幾種顏色紙剪成糊成，樣式的種類很多。還有各種兵器，有柄的用竹絲做柄，像長矛，畫戟，鉞斧等，應有盡有。盞甲和兵器都參考各種繡像小說書上的畫像來做。樣式固然多變化，而且剪的也極為精緻。盞的大小適可戴在大指上，以大指的下節做項頸，甲可以披在拳上。四指是屈着的，如果二三指間夾了刀槍等兵器，還可裝做武將打仗的姿勢。做這種紙盞甲似乎是壽鏡吾先生書房裏的共同的遊戲。魯迅先生曾講過，有些學生因妒忌別人糊得好，捉了螳螂從鎖孔裏放進書桌的抽屜，于是盞甲都被咬壞了。可見糊盞甲的不止一人，而且好像有時還拿出來比賽的。魯迅先生的紙盞甲盛在裝洋線團的紙盒裏，紙盒光潔堅牢，不會被螳螂咬破。做盞甲的時間常常在晚上燈下。做好的彷彿

有時拿到書房裏去，有時又拿回來。

魯迅先生小時又喜歡描畫，畫的多數是人物，從各種書上映畫出來，後來釘成本子。用的紙多是荊川紙，光，薄，透明。近來已多年不看到這種紙了。筆老是用北狼毫或『金不換』，都是狼（黃鼠狼）毛做的小形的水筆。這種筆魯迅先生差不多用了一世，我記不起看見他用過別種筆。他病時還叫我們託人去買這種筆，但買好寄到時，人已不在了。

魯迅先生小時候買的書多數是『花書』，便是各種畫譜，細細翻閱，收藏起來。對于書，他非常寶貴，捨不得有一點污損或折皺。翻書頁時很當心。買來如見有污損，便拿掉換。因為書店裏釘得不好，常常自己釘過。空閒時也種花，有若干種月季，及石竹，文竹，郁李，映山紅等等，因此又看或抄講種花的書，如『花鏡』，便是他常看的。他不單是知道種法，大部分還在要知道花的名稱，因為他得到一種花時，喜歡盆上插一條短竹簽，寫上植物的名字。他抄書的興致更好，他抄過許多書，一直到山會邑館裏抄碑帖，中間不抄書的時候恐怕不多。

魯迅先生小的時候，玩的時間非常少，糊塗甲，種花等，可以說玩，但也可以說不是玩，是一種工作。關於玩，大概下雪的時候他也踴躍，也許鬥馬，便是紙摺的馬，二人相對吹去，被撞倒，後退的算輸，或別種玩，但我不大記得了。

魯迅放學回來時做些什麼

有一次我到賓符先生的家裏去，看見有一條魯迅寫的小條幅。這是真的，魯迅後來常常給人家寫字。

其實，魯迅向來並不愛寫字。除却書房裏的『例行公事』外，也不看見他習字，也不看見他考究字帖，家裏字帖本來倒是有一些的。他幼時很愛畫，放學的時候我常常看見他去買畫譜。他把過年時候的壓歲錢等所得的錢，總去買畫譜。向書坊要了目錄來，看有什麼可買的。如『海仙畫譜』，『海上名人畫譜』，『阜長畫譜』，『椒石畫冊』等等，買了許多。當然，並不是怎樣好的版本，無非木刻或石印的。買來以後，大都用絹線釘過，因為書坊店裏釘的不好，往往容易脫線。並常常改換封面，封面照例用槩殼紙。看畫譜的時候常常在晚上。母親房裏有一頂四仙桌，晚飯後，他揩乾淨桌子，搬出畫譜來，一張一張翻開來看。翻時很仔細，先看指上有無墨跡或是否骯髒。他最恨翻時候用中指或食指在書頁上刮過去，使左下角翹起來，再拿住它，翻過去。因為紙面上就留有一條指甲刮過的痕跡了。他總是用指頭拿書頁摺縫上方印有一條闊墨線處去翻，因

爲不會弄骯髒。我們伏在桌子旁邊看，手當然不許伸開去向書上摸一摸。如果去摸一摸，或用指點一點，深怕潔白的書頁上會弄污，當然是要禁止的。看了，又放到母親眠牀旁邊的一隻紅色皮箱裏去。這皮箱裏並無衣服，藏的都是他的書。因爲木板的書箱蟲仔容易進去，所以放在高子口的皮箱裏，蟲進不去。書當然放得很整齊，大空處放大書，小空處放小書。縫裏插些小包樟腦，以防蟲魚來蛀食。

不但看畫譜，而且還喜歡畫，有一時期是用荊川紙，因它薄而透明，映在畫上描繪。筆用尖細的北狼毫。這樣描下許多小說上的繡像之類。他有一次給我畫了一個扇面，是一塊石頭，旁生天荷葉（俗稱，書上稱虎耳草），有一隻蜒蚰螺（俗稱，即蝸牛）在石頭上爬。並有些雜草，純用墨畫的。

還有一件課外工作，即書房以外的活動，是抄書。他也很喜歡看講草木蟲魚等的書。如『南方草木狀』，『花鏡』，『蘭蕙同心錄』等等，也佔據了他的紅色皮箱裏一部分位置。後來又得了一部『廣羣芳譜』。抄的也就是這一類，如『釋草小記』，『釋蟲小記』等等，許多這類文字都抄下來，起初抄的都用荊川紙，畫了格子襯在裏面來抄。後來刻了有直行的木版，定印了許多張，紙用竹紙，直行的條子用黑色，以後抄書就用這種紙頭了。抄時祇須襯上橫格子，他自己抄不及，我曾經替他抄過幾種，但名稱現在

都忘記了。他喜歡講草木的書籍的脾氣一直保存着，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時候，有一天往蠟隱廬去，看見方時軒『樹蕙編』，便買了一本。但不久送給我了。他讀書時，從書坊裏回來，常常看看『花鏡』，並曾經加上許多注解。不知這冊改過的『花鏡』現在還存在否。

他暇時也種花。種花的時期最長，有時亦養金魚，有一次並養過趨織（上海叫催續，即蟋蟀），但不大喜歡，不過偶然玩玩的。魚較喜歡養，在大陸新村時記得還有一隻玻璃水族器，養着幾條小魚。

略講關於魯迅的事情

在魯迅幼年時代的一般『家庭教育』粗分起來，可以分爲二大派，方法上：一派是主張放縱，一派主張嚴厲。目的上：一派主張養成拍馬和鑽營的手段，一派主張養成正直，強硬的性格。魯迅的家庭教育系統上是屬於嚴厲的一派的，但到魯迅時代，周家（魯迅家）已經在衰落的過程中。魯迅的祖父和父親性情又本不嚴厲。只是魯迅的祖父以喜歡『罵人』出名，並非拍桌大罵，是喜歡指摘與批評別人。這很爲人所忌，因此他常爲當時的人所不喜歡。入獄以後，心境更加不快活了。見人常常從昏太后，呆皇帝罵起，以至其他的人們，一一指摘他們的缺點和短處。魯迅也不大贊成他的祖父，實際上他的祖父對於家裏的人却並不嚴厲。

魯迅對於他的父親却不然，因爲家庭的情況不好，他的父親的心境也不快。他常飲酒，有時亦發脾氣。如遇生氣時，會把筷丟掉，或把碗摔碎。但對待小孩却和善，從不打罵小孩，魯迅沒有受過父親的責罰。祇是有時候，小孩子把受人欺侮的話去告訴父親時，他會這樣問：『你先去欺侮他們嗎？』如果說：『沒有。』他會又這樣說：『那麼他

們爲什麼不來欺侮我呢？」魯迅的父親恐怕他的小孩先去搗亂別人。他認爲人如受欺，應該強硬對付，但如無端去欺侮別人，却是不應該的。後來魯迅很受這種思想的影響。

魯迅幼年以至于少年時代，男小孩在讀書的家庭裏，公認唯一的事務是讀書。魯迅的父親對於魯迅的想法也是這樣，認爲魯迅小時候最重要的事務是讀書。讀的只是舊書，就是最初是『鑑略』，以後是『四書』『五經』這一套。講到這裏，就關連到他父親教魯迅讀『鑑略』和看五猖會的一段事情了。歐陽凡海先生的『近代中國社會變革的默史』原稿第一章第一節之一（發表于某期『中學生』）上曾記着這事情，說魯迅正預備去看五猖會的時候，他的父親還要叫他讀『鑑略』，而且要背出以後才許去看。結果是背出了，他的父親也答應他去看，但是因爲後來魯迅有『我至今一想起，還詫異我的父親何以要在那時候叫我來背書』的話，著者遂批評道：

『對這樣一位嚴酷的父親，魯迅不能理解的地方恐怕還不止這一端吧？不過他父親叫他背書的這件事，以中國人的眼光看起來，也不能算太奇怪。舊時的中國讀書人對學生對兒子不近人情的地方處處都是，他們底職司差不多專門在摧殘兒童，至于怎樣教育兒童，怎樣的行爲對兒童才有益或有害，他們並不想過問。』

我爲了求事實的真相明白起見，我想指出：魯迅說的『我至今一想起，還詫異我的

父親何以要在那時候叫我來背書」的話，據我的了解，是在形容過去當時的情況，即形容當時所感到不快意，甚至于後來追想起來猶如此。其實魯迅不會真的不理解：在那時候，真是嚴厲的家庭，迎神賽會，根本就不會許可小孩去看的，就是現在，也極少聽到會有誰的開明父親叫小孩書可不必讀，還是去看戲去的好。將來教育的方法進步了，使小孩不覺得『做功課』的苦是可能的，但是功課也許仍比『玩』重要些。我想，魯迅的父親祇要魯迅把功課背出了許可他去看五猖會，在那時候，已經要算比較的『民主』了。倘使魯迅真的不了解他的父親的話，我想，不至于因了他的父親的病被舊醫所誤這件事，隔了多年以後（南京學礦畢業以後），還會決心往日本仙臺去學醫的，——雖然後來因為受了更大的刺激，中途改習了文藝。還有，魯迅有時候，會把一件事特別強調起來，或者故意說着玩，例如他所寫的關於反對他的兄弟糊風箏和放風箏的文章就是這樣。實際上，他沒有那麼反對得厲害，他自己的確不放風箏，可是並不嚴厲地反對別人放風箏，這是寫關於魯迅的事情的作者應當知道的。在『文藝陣地』四卷一號上登着歐陽凡海先生的文章，講到魯迅的婚事，頗有譴責他的母親的話。那時候主持家政的是魯迅的母親，說親戚家族催促魯迅結婚，迫得魯迅『神經衰弱起來』之類的話，也就不能不說是在責備他的母親了。這話恐怕也不一定對。這從後來發表的若干魯迅寫的文字裏可以

看出來的。但說起來很瑣碎，現在不討論它了。

前面說到一點點，即說到魯迅幼年時代的家庭教育有二派，一派是主張養成拍馬鑽營的手段，一派是主張養成強硬的性格。社會上也恰有這樣二派人存在。魯迅的性格屬于後一派。他和他們戰鬥的，往往是當時有權勢的那一些，如章士釗是他的頂頭上司，陳源教授是當時有『大名』的教授。魯迅在教育部中任職的時候，他當社會司下面的一個科的科長，是管圖書館等事情的。有一回，一個次長叫他把一件公事給他批准，他看了一着公文，說不能批准。這種舉動由舊日做官的看來，可以說是「不照做官的規矩」，但魯迅決不肯放棄自己做事的規矩，他的規矩便是對於舊社會的舊勢力強硬應付，不屈服，不隨便。要這樣做，首先是須具備這一些條件，即不計較個人的利害得失，亦即不怕因此而來的壓迫，這勇氣和站在被壓迫的勞動大眾方面是分不開的，因此也就理直而氣壯。

在污濁的社會裏，能够吹牛拍馬的人無疑的較適于生存。但強硬的也能生存，因為在那個社會上，人多受壓迫，受壓迫的人時時覺得不平，因此贊成剛強不屈的人，因為知道他能够和他們站在一起。所以吹牛拍馬的在依靠自己的技巧以求自己利益地生存的時候，性情強硬的人却為大部分人所喜歡，所贊助。

魯迅的幼年時代

魯迅生長在浙江紹興城區的東昌坊。抗日戰爭時期本地的人們把這地方改稱為魯迅鎮。日本投降後，國民黨反動派因為反對革命，及和人民為敵，害怕提起魯迅的名字，遂把魯迅鎮這名稱去掉了。現在已稱為魯迅路。

魯迅出生時（一八八一年，前清光緒時代）祖父在北京當京官，父親在家裏繼續讀書。那時候讀書人唯一的出路是投考，準備去考舉人。母親名叫魯瑞，生長于安橋頭（村名，那裏有橋曰安橋），全村皆姓魯。那時除外祖家讀書外（後又有一兩家讀書），全村都是種田的。大多數男子都兼會做酒。

早先的制度，鄉村裏分為社（城內稱保），社中常有廟，叫做社廟。廟中雖塑有泥神，但老百姓不全迷信。那廟不全作敬神之所，實際上寄存着若干水車及農具，兼作『貯藏庫』用的。每年于一定時間做的戲叫做『年規戲』，社廟裏每年做的年規戲就叫作社戲了。魯迅的『社戲』裏所描寫的就是往社廟裏去看戲時候的情形。七斤，六四等農民都是和外祖同輩的人（但年紀却很輕的）。七斤與六四是親兄弟，魯迅與七斤特別熟，

常與他往鎮塘殿等處去玩的。有時也和他們釣蝦或摘豆。

魯迅除了和安橋頭的一班農民做朋友以外，還有一個要好的朋友，就是閩水，也是『故鄉』裏面寫的閩土。他是一個老工人的兒子。那老工人（帶閩水來城時年紀還較輕）本是一個手藝很好的竹作，能編很細巧的竹器，也會刻字。他兼種沙地。我家有事情的時候他便來幫做些事情，包括幫過年及種菜等。有一次他帶了閩水來。閩水頭上帶着一個銀項圈，怕羞地坐在竈頭（即廚房裏）。魯迅與他『一見如故』，從此變成好朋友了。魯迅與閩水幼年時代要好的情形，『故鄉』裏描寫得很明白，這里不需要多說的。

這些農民朋友魯迅在小說裏曾經講到過，還有沒有講到的一個老朋友是一個木作，名叫和尚。魯迅小時候他送給他一把木製的象鼻大刀（刀尖向上捲起的一種大刀），刀面上錫箔貼得雪亮，柄是黃漆的。後來各種玩具都拋棄了，這把大刀一直保存着。魯迅長大後，從外省學校裏回來，還在和和尚木作很高興的談天，或商量如何做書箱，和尚木作的意見他總覺得很滿意的。

那時候住在城內的許多人們常常看不起農人和工人（那時接觸到的是手藝工人）的，魯迅却完全不是這樣。這大概和家庭教育及後來的遭遇很有關係的。

前面曾說到魯迅出生時，祖父在北京當京官。前清的翰林經常先在京裏做小京官

的。他有他的一套思想，和當時的人不很一致。比如對於教育，他主張先讀『鑑略』，他以為首先應有一些歷史基礎的知識（雖然那書並不好懂）。他不贊成一般通行的先讀『百家姓』或『千字文』。他以為祇要稍微多識一些字，即可看『西遊記』。接下去讀『詩經』等等。因為思想上的不同，不會巴結上司，和喜歡批評別人，當時便有一些人和他不對，放外官時就僅僅祇放了一個知縣（江西金谿縣）。他官職大小倒不比較的，祇求做清官。因此自理訟詞，並叫年紀還幼小的外甥偷偷走進監獄裏去觀看，他如知道管牢的有拷打及虐待犯人的事情時，就連夜坐堂，親自用火光照看傷痕，嚴辦獄卒。魯迅雖並不以祖父生平的一切行動都對，但思想中比較民主的成分（如對於讀書，不贊成習慣地依一定次序，從『大學』開始，先『四書』，後『五經』的讀下去，主張先讀『西遊記』等，也可以說這思想是比較開明民主的），不能不受一點影響。母親又是從農村裏來的，絲毫不沾有瞧不起農民等勞動者的思想習慣，當然也給魯迅很大的影響。

魯迅受上層分子的壓迫是在後來，即從十三歲時候開始的。這一年祖父忽然鬧出亂子來，清廷要捉他，連魯迅也避難到鄉下去了。魯迅的自傳裏說，避難的地方有人說他是『乞食者』。回家以後，本家們因同族中的事情立了一個議單。這時候父親避難未回，本家就帶着專制的態度叫魯迅簽字。魯迅覺得這些言語及舉動對他是很大的壓迫和

侮辱，使魯迅感覺到有許多上層分子都是壓迫他的，農工們最可以做朋友。

真正同情被壓迫者，反對壓迫者的思想體系，不會和愛國主義及反帝國主義的思想相分離，而且一定是相關連的。魯迅後來的文章裏，一系列地表示了他熱愛祖國，反對帝國主義的思想，並且由進化論很明確的改變為階級論，這種轉變過程原是十分自然的。我在這裏祇說一點魯迅幼時的情形。至于他後來所做的工作不再多說了。